

《廣豔異編》之取材來源補說—— 兼論明傳奇文〈晁采外傳〉之組成*

賴信宏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提 要

吳大震所編《廣豔異編》，目前曾作考源者，以陳寶琳《吳大震〈廣豔異編〉研究》與趙素忍《〈豔異編〉及其續書研究》二家之說，最為重要。其中陳寶琳利用上海圖書館藏本補足缺漏錯簡條目，並根據來源的互見情況，逐一判斷取材來源的可能性，考證頗為詳實，可惜的是並未將所有篇目逐一標記，完整呈現《廣豔異編》各篇之來源，難免有所缺憾。趙素忍「附錄二：《廣豔異編》故事源流」則詳列逐篇出處，但似未參考陳寶琳的研究，導致考源此有彼無的情況，殊為可惜。本文則試圖在二家研究的基礎上，略作補說，考述二家所缺之來源，並從《緝柳編》中找到若干資料來源，據以說明〈晁采外傳〉的來源與《廣豔異編》特有的綴合手法。

關鍵詞：吳大震 廣豔異編 資料來源 緝柳編 晁采外傳

* 本論文為國科會計畫「萬曆年間叢書《草玄雜俎》之鈎沉與文獻考察」（MOST 110-2628-H-031-001-）執行成果，經二位匿名審查人提供若干建議，使本文更趨完善，特此致謝。

《廣豔異編》之取材來源補說—— 兼論明傳奇文〈晁采外傳〉之組成

賴信宏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吳大震編《廣豔異編》被視為王世貞《豔異編》的續書，據陳國軍所考：

吳大震，字東宇，號長孺，又號市隱生、印月軒主人，安徽歙縣人。其子吳之後，字彥章，又號芝房，萬曆三十四年（1606）丙午科舉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官武強知縣，南京刑部主事，大震得以恩封知縣。大震勞於讀書，勤於著述，所著有傳奇《練囊記》、《龍劍記》二種，以及本書。事蹟見《歙縣志》卷十一〈選舉志下·恩蔭〉等。^❶

因本書卷端、序跋題署吳大震，故編者目前尚無爭議。稍後出現題名為《玉茗堂摘評王弇州先生豔異編》收錄正編 40 卷續編 19 卷，續編較《廣豔異編》晚出，內容全數出於《廣豔異編》，任明華即指出《續豔異編》是「選本之選本」。^❷此書既出於選編，因此，其取材來源與編選內容成為討論的重點，目前陳寶琳與

❶ 陳國軍：《明代志怪傳奇小說敘錄》（北京：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2015年），頁330。

❷ 任明華：〈《廣豔異編》的成書時間及其與《續豔異編》的關係〉，《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5卷第5期（2006年6月），頁64-67。

趙素忍二家考證最詳，本文「取材來源」補說，即以此為基礎論述。^③

不過在二家基礎上，關於二家研究成果差異處，仍有若干問題需先行釐清，為方便於後續討論，先行處理《廣豔異編》成書年代與取用版本。

（一）成書年代商榷

《廣豔異編》編成年代，現有多人考證過，最初孫楷第（1898-1986）著錄此書，根據吳大震所作《龍劍記》成於萬曆33年（1605），推斷在萬曆時期所作。^④前行研究則主要根據內容引書最晚者作為編纂之時間上限，任明華據《榕陰新檢》卷15〈幽期〉之〈金鳳外傳〉，該文文末跋署名「萬曆甲辰夏五閩邑王宇」，可知王宇、徐爌在萬曆32年（1604）夏時所得，把成書年代上限縮小到萬曆32年（1604）夏。^⑤陳國軍也注意到〈金鳳外傳〉王宇跋，不過，另外補充了本書收錄了《晉安逸志》中的大量小說作品，而成書于萬曆34年（1606）的《榕陰新檢》，已將《晉安逸志》的作品收入，輾轉為《廣豔異編》所採用，故成書上限可以縮限到萬曆34年（1606）9月。^⑥趙素忍的考證也提出相同的判斷。^⑦

至於下限部分，任明華依據編成於「萬曆丁未秋日」（1607）的《徐氏家藏書目》卷3子類著錄了本書，判斷成書年代在1604-1607年間，時間跨度相當

③ 陳寶琳：《吳大震《廣豔異編》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7年6月）、趙素忍著：《《豔異編》及其續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二家之外，任明華也曾考證「現存殘本共收錄作品591篇，其中103篇暫時無法查考出處、篇名或作者，320篇沒有改變題目或現無法確證，168篇改題了篇名。」同前註，頁66。其後曾製作〈《廣豔異編》作品直接來源表〉整理出各條目出處，僅餘50則待考，但並未超出二家之說。參任明華：《《豔異編》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24年），頁362-385。

④ 孫楷第：《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收於《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外二種）（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附錄傳奇類著錄，頁302。

⑤ 任明華：〈《廣豔異編》的成書時間及其與《續豔異編》的關係〉，頁65。

⑥ 陳國軍：《明代志怪傳奇小說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283。又見陳國軍：《明代志怪傳奇小說敘錄》，頁330。

⑦ 趙素忍著：《《豔異編》及其續書研究》，頁87-93。

明確。^⑧ 陳國軍與趙素忍、張曉欣根據《榕陰新檢》推斷調整了上限，成書年代調整為 1606 至 1607 年間，得出一致的結論；^⑨ 陳寶琳《吳大震《廣豔異編》研究》，吸收了諸家說法，提出了相同的結論。^⑩

不過，《徐氏家藏書目》目前有 7 卷本與《徐氏紅雨樓書目》4 卷本兩種，二種都著錄《廣豔異編》。根據馬泰來點校本，其卷首徐燊自序係作於萬曆壬寅（30 年，1602），大概是書目最初編纂的上限。另外點校說明指出，此書目一直增編到徐燊謝世。檢核 7 卷本其目已收錄崇禎 14 年（1641）《寓軒集》，4 卷本尚缺此目，^⑪ 與作序之年相差三十餘年。蓋寫序之後陸續有所增編，卷 4 所錄《廣豔異編》，前數種列茅元儀之《茅氏雜著》多種，其中茅元儀《六月譚·序》篇首即云：「崇禎元年」（1628），這些書都應刊於崇禎年間，故此書目整理著錄《廣豔異編》，至少應在崇禎之後。^⑫ 將同作者整併後排列。二本同卷已收錄陳衍《篝燈碎語》，序署崇禎庚辰（13 年，1640），所收《槎上老舌》序署崇禎壬午所作（15 年，1642），^⑬ 說明目前《徐氏紅雨樓書目》經過陸續增益，至少收錄到崇禎 15 年（1642）之後，近人用《徐氏紅雨樓書目》前有題辭署「萬曆丁未（35 年，1607）」以之推斷成書下限恐不精確，應重新評估。而根據劉仲達編《劉氏鴻書》刊刻於萬曆辛亥（39 年，1611），已引及《廣豔異

⑧ 任明華：〈《廣豔異編》的成書時間及其與《續豔異編》的關係〉，頁 65。

⑨ 趙素忍、張曉欣：〈《廣豔異編》成書時間新考〉，《傳媒與藝術研究》2018 年第 1 輯（2018 年 8 月），頁 52-57；趙素忍著：《《豔異編》及其續書研究》，頁 87-93。

⑩ 陳寶琳整理了韓結根、陳國軍、任明華等人的說法以及提供的證據，得出相同的結論。參陳寶琳：《吳大震《廣豔異編》研究》，頁 17-20。

⑪ （明）徐燊編，馬泰來點校本：《徐氏家藏書目》（與《新輯紅雨樓題記》合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整理說明〉，頁 195-196。

⑫ （明）徐燊編：《徐氏紅雨樓書目》（與《寶文堂書目》合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編排位置不同，但同樣收錄茅元儀諸書，參頁 309。

⑬ （明）徐燊編，馬泰來點校本：《徐氏家藏書目》，頁 336。（明）徐燊編：《徐氏紅雨樓書目》，頁 318。（明）陳衍：《篝燈碎語》（據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庚辰〔13 年，1640〕刊本，善本編號 07490），卷首；（明）陳衍：《槎上老舌》（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刊本，善本編號 01805），卷首。

編》14則，可作為編纂之下限。¹⁴

(二) 版本與總篇目的討論

《廣豔異編》之版本比較簡單，只有一種版本35卷，坊間流傳的版本都是日本內閣文庫藏本影印，包括《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初編》第2輯、《古本小說集成》、《子海珍本編》海外卷日本內閣文庫之部，只有《續修四庫全書》第1267冊另外參考了上海圖書館藏本。¹⁵各館藏單位查無別本，陳國軍〈《廣豔異編》三十五卷提要〉，提及上海圖書館藏一本，殘存卷1至卷22。¹⁶陳寶琳對此本有詳細比對，除了整理出內閣文庫缺頁，可由上圖本補充外，另外指出上圖本獨有的篇目，有下列六則：

卷2〈胥教授〉內閣本缺，上圖存。

卷6〈陳鸞鳳〉內閣本缺，上圖存。〈葉遷韶〉上圖本缺篇名，上圖存。

卷22〈麴秀才〉、〈姜脩〉2則內閣本無，續修本、上圖本存。同卷〈姚康成〉缺前半，續修本、上圖本存。¹⁷

趙素忍並未參考上圖本之內容，故上述6種失載。在內閣文庫本的基礎上，趙素

¹⁴ 陳寶琳《吳大震《廣豔異編》研究》表列15篇，增加〈寶珠〉一篇，未引出處，但比對文字乃出於《廣豔異編》，但此篇亦有可能逕引《廣豔異編》之來源，尚有爭議；趙素忍著：《《豔異編》及其續書研究》表4-4列出14則，頁96-97。

¹⁵ 參（明）吳大震：《廣豔異編》，收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據明刻本影印），第1267冊，子部，小說家。此書影印本首頁有「上海古籍出版社藏書」橢圓印，或許原先收藏於上海古籍出版社。本文研究底本將《續修四庫全書》參照內閣文庫藏本、陳寶琳的研究進行補充。

¹⁶ 參陳國軍：《明代志怪傳奇小說敘錄》，頁330。另外陳國軍為《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撰提要，亦有述及，內容較簡，不過誤將內閣文庫與公文書館列作2本，內閣文庫實隸屬日本公文書館下。參續修四庫全書總目編委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015年），子部，小說家類，頁647。

¹⁷ 參陳寶琳：《吳大震《廣豔異編》研究》，〈版本差異對照表格〉，頁34-37。

忍總計找出 579 篇源流出處，¹⁸ 而陳寶琳統計篇目有 595 篇，但未列總體源流出處。¹⁹ 由於論證的基礎文獻差異，導致兩人研究成果互見長短，篇目數量應依陳寶琳考證為妥。

在資料來源上趙素忍作了全書考證，可為取材來源重要的基礎，而陳寶琳雖然在研究中分述來歷，但沒有提出已知取材來源之篇目多寡。不過在獨見於《廣豔異編》的討論中，列表指出有 46 篇僅見於《廣豔異編》，也就是這些篇目是來源失考的篇目，扣除這些篇目，陳寶琳所掌握的資料來源應有 549 篇。失考的 46 篇是目前尚可補足的內容。

以下以陳寶琳失考的 46 篇為基礎，參照趙素忍的考證，先行整理趙素忍已查出源流之篇目。其次，針對未考證的篇目，再行補充新證，讓資料來源的調查更形完整。最後，指出《緝柳編》與《廣豔異編》所收傳奇文的關係，可以發現《廣豔異編》利用《緝柳編》、《瑯嬛記》等斷片綴合〈晁采外傳〉、〈姚月華外傳〉，可據以發現《廣豔異編》在編纂的基礎上，進行了文字的綴合加工，從而產生了新的傳奇文。

二、陳、趙二家《廣豔異編》取材來源補說

綜上所言，目前取材來源考證最詳有二家，²⁰ 趙素忍是依據全書考證，並不將未考證的條目獨立列出，故而在此透過陳寶琳對於獨見於《廣豔異編》的內容進行調查，然後補充趙素忍之說。茲以陳寶琳考證列舉如下：

¹⁸ 趙素忍：《《豔異編》及其續書研究》，頁 86。

¹⁹ 篇目統計，參陳寶琳：《吳大震《廣豔異編》研究》，頁 40。

²⁰ 陳國軍《廣豔異編》敘錄已有羅列查出來源之篇目，但未及二家完整，參氏著：《明代志怪傳奇小說敘錄》，頁 331-333。

表一 陳寶琳考獨見於《廣豔異編》之篇目及其來源補說^④

卷次	部類	篇名	趙素忍考證	補說
卷一	神部一	天上貴神	待考。	
卷二	神部二	滄州神女	待考。	
		孫娘娘	待考。	
卷三	僊部一	姚鸞	待考。	
卷六	鴻象部	溝上老翁	清張霞房《紅蘭逸乘》卷四瑣載，注出《雞籠山避暑錄》，文字略有差異。其出處未詳。	【補1】《緝柳編》卷上引《雞籠山避暑錄》。
		雷神	待考。	
卷十一	妓女部	靈犀小傳	《情史》卷一情貞類朱葵。《續豔異編》卷六〈靈犀小傳〉。《靜志居詩話》卷二十四〈西寧侯邸花神〉。《全閩詩話》名〈鄭琰〉，注出《情史》。《古今圖書集成》閨節部藝文三〈寒雪裡梅〉。	王昌曾《詩話類編》卷十四引錄，不注出處。
		薛姬傳	待考。	【補2】潘之恆《亘史鈔》〈烈餘〉卷十。
卷十二	夢遊部	玄妙洞天記	出處待考。《香豔叢書》收入，注為明佚名傳。	【補3】《緝柳編》卷下。
卷十五	幻術部二	紫金梁	《劉氏鴻書》卷七十八，注出《廣豔異編》。	事亦見謝肇淛《五雜俎》卷一天部，文字不同。
		張真人	出陸采《冶城客論》。	不見今本，《九朝談纂》注出《冶城客論》。
卷十六	徂異部	徐副使	《古今譚概》荒唐部第三十三〈五寸舟〉。	事又見《稗史彙編》卷一七二〈小舟〉，不注出處。
卷十七	定數部	張太	出《說圍讖餘》卷上〈張太得銀〉，刪去末尾的議論，其餘文字全同。	

④ 陳寶琳：《吳大震《廣豔異編》研究》，頁60-61。

卷次	部類	篇名	趙素忍考證	補說
卷十八	冥跡部	朱客	待考。	【補4】陸延枝《說聽》卷一。
卷二十	珍奇部	奇寶	原文見於《說圃識餘》卷之上〈奇寶〉，文字略有差異，結尾處《廣豔異編》多了一句「服王之神觀也」，當是編者增飾而為之。	
卷二十二	器具部 二	負鼯	待考。	
		司花女	待考。	又見《無夢園初集》干一引《廣豔異編》。
		牛邦本	《情史》卷二十一情妖類〈牛骨等物〉。《香豔叢書》雜類〈牛骨等物〉，清代葆光子《物妖志·牛骨等物》。	
卷二十三	草木部	周江二生	出處待考。清褚人穫《堅瓠集》卷四〈渭塘蘆蓼〉。	【補5】事又見《古今清談萬選》卷四〈渭塘舟賞〉、《幽怪詩談》卷二〈渭水攀花〉，名改作「嵇士亨」、「毛龜年」，五女別作二女。薛朝選編《異誌資諧》〈渭塘蘆蓼〉早出，王路《花史左編》卷七〈蘆蓼二花〉、褚人穫《堅瓠集》續集卷四〈渭塘蘆蓼〉文同〈周江二生〉，應受其影響。
		翻經台記	《續豔異編》卷十九〈翻經台記〉。	【補6】薛朝選編《異誌資諧》卷三〈翻經台花神〉。
		楊二姐	待考。	
		錢氏子	陸燾《庚巳編》卷五〈芭蕉女子〉。施顯卿《古今奇聞類記》。清趙起（應作吉）士《寄園寄所寄》卷五。	此條誤植後一則〈焦氏〉出處，來源待考。

卷次	部類	篇名	趙素忍考證	補說
卷二十四	鱗介部	王知事子	待考。	
		程氏婦	待考。	
		金陵人	《古今譚概》妖異部第三十四〈鬼畏面具〉。褚人穫《堅瓠集》〈面具治怪〉，注出《湖海搜奇》。	未見今本《湖海搜奇》，今影印本卷下有缺，是篇當為卷下〈面具治黑魚精〉。
		樊氏女	待考。	【補7】《白醉瑣言》卷上〈樊氏黑魚精〉，又《堅瓠集》秘集卷二〈陳法官治怪〉，不注出處。
卷二十五	禽部	京師女	《續豔異編》卷十一〈京師女〉。《情史》卷二十一情妖類〈雞精〉。《妖物志》獸類〈雞〉。	
卷二十六	獸部一	陳二翁	待考。	
卷二十七	獸部二	張氏婦	待考。	
		曹倡	待考。	
卷二十八	獸部三	金陵人	待考。	
卷二十九	獸部四	趙注	待考。	
		張千戶	待考。	
		闍子	待考。	
卷三十	獸部五	王生	《狐媚叢談》題〈狐死塔下〉。	《狐媚叢談》卷四。
		費翁	待考。	
		狸丹	出王兆雲《漱石閒談》卷上〈狸丹〉，《廣豔異編》開頭多「正統間」三字，其餘文字相同。	
卷三十一	妖怪部	王柱	誤作「王住」，待考。	
		夏秀妻	待考。	
		高郎中	待考。	

卷次	部類	篇名	趙素忍考證	補說
		張益	待考。	【補 8】《堅瓠集》秘集卷四〈神拽人長〉出《湖海搜奇》，不見今本，與《湖海搜奇》卷下〈神拽人長〉題同。事見《古今譚概》荒唐部第三十三〈異蠅〉，有所刪略，不注出處。
卷三十二	鬼部一	嚴尙書	待考。	【補 9】事見《西樵野記》卷一〈鬼觀戲〉，較略。
卷三十三	鬼部二	篇名失載	作〈白雞求載〉（有篇無目），待考。（主人公名孫木）	
		張生	《續豔異編》卷十四〈張生〉。《情史》卷十六情報類〈張餘慶〉。	
		來儀	《續豔異編》卷十四〈來儀〉。《情史》卷十九情疑類〈織女〉，附「《續豔異編》載、《耳談》載」。《耳談》卷十三〈孫昌裔夢感〉與第一則故事類似。	
		張京安	待考。	
共計		46 篇	補 18 則源流。有 1 則誤記、7 則溯源、10 則探流。	續補 9 則。

上述表格原失考 46 篇，趙素忍補上 17 則源流。需要說明的是陳寶琳主要是溯源出處，趙素忍則並列後來徵引互見的情況，如果考慮到這點，有些條目註明後出典籍者，仍屬來源待考，如卷 11〈靈犀小傳〉、卷 12〈玄妙洞天記〉、卷 15〈紫金梁〉、卷 16〈徐副使〉、卷 44〈牛邦本〉、卷 23〈周江二生〉、〈翻經台記〉、卷 25〈京師女〉、卷 33〈張生〉、〈來儀〉以上 10 則所考資料或出《續豔異編》、《情史》、《古今譚概》等資料，成書較《廣豔異編》為晚，受到《廣豔異編》的影響，屬於探流而非溯源。如果考慮到這一情況，趙素忍還有不少條目找不到相應的來源。

至於溯源之條目，除了〈錢氏子〉誤將前一則〈焦氏〉來源誤植其下，尚有 7 則來源，其中多篇利用到王兆雲《驚座新書》。祁承燦《澹生堂藏書目》著錄「《驚座新書》十卷，十冊，《湖海搜奇》、《揮塵新談》、《白醉瑣言》、《說圃識餘》、《漱石閒談》」不計卷次，比對《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諸書各 2 卷，5 種計 10 卷。²²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 12 王兆雲相關著述，《千頃堂書目》錄有卷次，包括「《驚座新書》八卷 《漱石閒談》一卷、《湖海搜奇》一卷、《白醉瑣言》二卷、《說圃識餘》二卷、《揮塵新談》五卷。」²³ 可知《驚座新書》錄五種書。趙素忍由此增補了三則，包括出於《說圃識餘》，有《廣豔異編》卷 17〈張太〉、卷 20〈奇寶〉；出於《漱石閒談》，有《廣豔異編》卷 30〈狸丹〉。²⁴ 《廣豔異編》卷 24〈金陵人〉則轉引自褚人穫《堅瓠集》〈面具治怪〉，注出《湖海搜奇》。²⁵ 《湖海搜奇》的部份，《廣豔異編》卷 24〈龍婦〉，出原書卷上〈貴州龍〉，趙、陳二氏失考。考量到目前影印之中國國家圖書館之底本已缺後半，僅錄及頁 20 之〈廖德明〉，其後殘缺。²⁶ 因此，未見於今本，不過，卷下之條目目錄尚存，對照之下尚缺 46 則。《廣豔異編》卷 24

²² (明) 祁承燦撰，鄭誠整理：《澹生堂藏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子部一，小說家，頁 469。

²³ (清) 黃虞稷編，瞿鳳起、潘景鄭整理：《千頃堂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卷 12，頁 341。由於《驚座新書》應是叢書名，故《揮塵新談》包含其中，5 卷應是 2 卷之誤。合計正 8 卷，內閣文庫所藏《湖海搜奇》與《漱石閒談》合編一套，錄《湖海搜奇》卷上、《漱石閒談》卷下，與黃虞稷著錄各一卷正相符，疑《千頃堂書目》著錄正是後來合編 2 種之本，故缺 2 卷。

²⁴ (明) 王兆雲：《說圃識餘》，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5 年，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徐應瑞等刻本影印），子部，第 248 冊，卷上〈奇寶〉、〈張太得銀〉，頁 247、249；(明) 王兆雲：《漱石閒談》，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5 年，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鈔本影印），子部，第 248 冊，卷上〈狸丹〉，頁 317。

²⁵ (清) 褚人穫撰：《堅瓠集》，收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據上海圖書館藏康熙中刊本影印），第 1262 冊，秘集卷一，頁 148。

²⁶ 參(明) 王兆雲：《湖海搜奇》，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5 年，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徐應瑞等刻本影印），子部，第 248 冊，頁 114。

〈金陵人〉當出自卷下〈面具治黑魚精〉，另一則卷 31〈張益〉，《堅瓠集》秘集卷 4〈神拽人長〉出《湖海搜奇》，²⁷此條《湖海搜奇》卷下目錄錄有「神拽人長」，題目相同，因此可再增補二則。他如卷二十四〈樊氏女〉，出於《白醉瑣言》卷上〈樊氏黑魚精〉，²⁸可再補充。

從上述《廣豔異編》條目互見之情況，至少引錄《說圃識餘》2 則、《漱石閒談》1 則、《白醉瑣言》2 則（另一則見卷 26〈李鏊〉）、《湖海搜奇》3 則，共收錄 8 則《驚座新書》的資料，足見該叢書是吳大震編纂時取用來源之一，陳寶琳考源缺漏的部分以此書居多。

另外，薛朝選所編《異識資諧》卷首薛敘所署「萬曆甲辰孟秋」，知編於萬曆 32 年（1604），年代略早於《廣豔異編》。所錄大多取自前代文獻，補〈周江二生〉、〈翻經臺記〉二則皆在草木部，與《廣豔異編》所錄文字相同，²⁹可能是《廣豔異編》直接來源或是有共同來源。

除去陳寶琳所失考的篇目，趙素忍注記待考者，尚有八則：

表二 《廣豔異編》趙素忍待考條目補說表

卷次	篇目	陳寶琳考	補說
卷三	張五郎	出《榕陰新檢》引《晉安逸志》。	《晉安逸志》卷二〈張五郎〉，《廣博物志》卷十二出《廣記》。

²⁷（清）褚人獲撰：《堅瓠集》，秘集卷四〈神拽人長〉，頁 203。

²⁸參（明）王兆雲：《白醉瑣言》，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5 年，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徐應瑞等刻本影印），子部，第 248 冊，頁 210-211。

²⁹參（明）薛朝選：《新編異識資諧》（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刊本），卷首，〈周江二生〉、〈翻經臺記〉分見卷 3〈渭塘蘆蓼〉、〈翻經台花神〉，頁 14 上、15 上-下。〈渭塘蘆蓼〉萬曆刊本缺前半，篇題據（明）薛朝選：《天香樓外史誌異》（據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光緒 26 年德記書局石印本）補。陳國軍〈《外史志異》敘錄〉所載除萬曆刊本外，另有《隨園外史志異》乾隆 18 年刊本、《天香樓外史》清光緒間德記書局石印本。參陳國軍：《明代志怪傳奇小說敘錄》，頁 305-306。

卷次	篇目	陳寶琳考	補說
卷十三	王仲通	未記來源。	【補1】《緝柳編》卷中，注出《嘉蓮燕語》，《廣博物志》卷二十二，注出《廣記》。
卷二十四	龍婦	未記來源。	【補2】《湖海搜奇》卷上〈貴州龍〉。
卷二十六	尹氏子	《稗家粹編》妖怪部〈貓精〉。	
	李鑿	未記來源。	【補3】《白醉瑣言》卷上〈李鑿鼠精〉，事又見王同軌《耳談類增》卷四十六；《堅瓠集》秘集卷一出《白醉瑣言》。
卷二十九	周成	《冶城客論》〈狐媚周成〉	
卷三十	胡老官	《冶城客論》〈胡老官〉	
卷三十一	唐氏女	《冶城客論》〈唐氏婦〉	
	8 篇	陳考 5 篇	補說 3 篇

第一則趙素忍已利用《榕陰新檢》，並在其表 4-1 專門討論引出《榕陰新檢》的情況，³⁰ 此處可能只是失檢。其他 3 則缺漏者，集中在《冶城客論》一書，包括〈周成〉、〈胡老官〉、〈唐氏女〉3 則，趙素忍所考來源，有卷 15〈張真人〉、卷 22〈傀儡子〉、〈薛雍〉、卷 30〈高郵州同〉、卷 32〈顏鬼子〉5 則出於《冶城客論》部分條目注出卷次，應檢過原書，這部分亦是單純失檢。

綜合上述討論，陳寶琳獨見《廣豔異編》的 46 條中，趙素忍找出 10 則影響互見的書目，7 則來源，筆者補說 8 則。而趙素忍所列待考源流者，與陳文列 46 篇重疊者 29 則，又增待考者 8 則，共計 37 則。後 8 則，陳寶琳已考 5 則，筆者補充 3 則，大致已充分解決。因此，《廣豔異編》陳氏所記 46 則扣除趙考 7 則，筆者補 9 則，尚餘 30 則來源有待考定，而二家都未利用之書目，尚有《緝柳編》，此書尚可補充多條資料的直接來源，留待下節討論之。

³⁰ 趙素忍著：《《豔異編》及其續書研究》，頁 89-90。

三、取材於《緝柳編》的相關條目

《緝柳編》收錄於萬曆年間《草玄雜俎》之中，為萬曆年間黃正位所刊，根據《澹生堂藏書目》曾著錄二處，於〈小說家·說叢〉下著錄「《草玄雜俎》廿二卷，六冊。」³¹又於〈叢書家·諸子小說〉錄其子目，所收凡7種，包括《瑯嬛記》、《雲仙雜記》、《緝柳編》、《尤射》、《古琴疏》、《誠齋雜記》、《女紅餘志》。³²黃正位所刊《虞初志》卷首有萬曆丙午（34年，1606）謝肇淛（1567-1624）序，云：「吾友黃黃叔博學能文章，尤喜稗官。小說諸書所錄有《瑯嬛》、《雲僊》、《緝柳》諸編，無何復錄《虞初》以示余。」³³可知諸書大概在萬曆34年（1606）前已經刊行，刊印時間僅略早於《廣豔異編》。³⁴

《草玄雜俎》所收7種，其他六種都尚見其他傳本，³⁵《廣豔異編》除了《尤射》、《古琴疏》二種未見徵引，其餘各書利用頗多。目前收藏於遼寧省圖書館，另有日本內閣文庫、陽明文庫藏抄本，係根據刊本謄錄。張春紅〈稀見文言小說集《緝柳編》考辨〉曾調查現存遼寧省圖書館藏本、內閣文庫甚詳，包含所收條目與內閣文庫失抄缺漏的部分。³⁶經筆者比對，直接援用《緝柳編》的資料有下列8則³⁷：

³¹ （明）祁承燾撰，鄭誠整理：《澹生堂藏書目》，頁454。

³² 同前註，頁613。

³³ （明）陸采：《虞初志》（據日本內閣文庫萬曆34年黃正位刊本），卷首。

³⁴ 關於《草玄雜俎》的成書年代、著錄與徵引情況，賴信宏已有考論，參氏著：〈萬曆年間叢書《草玄雜俎》考論〉，《國文學報》第77期（2025年6月），頁37-72。（DOI：10.6239/BOC.202506_(77).02）

³⁵ 同前註，頁42-52。

³⁶ 張春紅：〈稀見文言小說集《緝柳編》考辨〉，《西藏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9卷第5期（2018年9月），頁135-141。

³⁷ [舊題]沈應元編：《緝柳編》（據內閣文庫藏抄本，請求番號：308-0197）。遼寧省圖本未見，以下主要取用內閣文庫本。

表三 《廣豔異編》取用《緝柳編》資料對照表

卷次	部別	篇目	《緝柳編》對應來源
卷六	鴻象部	溝上老翁 【補】結璘	《緝柳編》卷上〈天〉引《雞籠山避暑錄》 《緝柳編》卷上〈歲時〉，引《三餘帖》
卷七	宮掖部	【補】漢武帝拾遺記	內容徵引《緝柳編》若干條整併。
		【補】明皇雜錄	第1則，《緝柳編》卷下，引《雞籠山避暑錄》。 第3則，《緝柳編》卷下，引《又玄子聞見錄》。 第9則，《緝柳編》卷中引《客退紀談》，又重編《說郛》卷三一引《客退紀談》。
卷八	幽期部	【補】晁采外傳	《瑯嬛記》卷中出本傳，又見《緝柳編》卷中〈人事〉節錄引《內觀日疏》，又一則出〈本傳〉，卷下〈服食〉、〈花木〉、〈拾遺雜事〉引《內觀日疏》。
卷十二	夢遊部	玄妙洞天記	《緝柳編》卷下〈拾遺雜事〉，不注出處。文字相同。
卷十三	義俠部	王仲通	《緝柳編》卷中〈人事〉，引《嘉蓮燕語》。
卷二十三	草木部	【補】薛稷	《緝柳編》卷下〈花木〉，引《又玄子聞見錄》。

其中，〈溝上老翁〉、〈玄妙洞天記〉、〈王仲通〉都為陳、趙二氏未考之條目。注記【補】，或為二氏有考，但出處未確者，茲略加說明。

1. 結璘

此條未見陳寶琳所考來源，趙氏考云：「（元）伊世珍《瑯嬛記》，注出《三餘帖》。《山海經》結尾多外史氏的一段議論，大意為看了《三餘》之後才知道的。」³⁸ 實則出於《緝柳編》卷上〈歲時〉，³⁹ 此條又見重編《說郛》_三 32

³⁸ 趙素忍著：《《豔異編》及其續書研究》，附錄二〈《廣豔異編》故事源流〉，頁263。以下趙氏所考悉出附錄二，僅標注頁碼，不贅注。

³⁹ 〔舊題〕沈膺元編：《緝柳編》，卷上〈歲時〉第4則，頁4下-5上。

《三餘帖》第3則，⁴⁰趙氏以為《三餘帖》源出《瑯嬛記》，故有此誤。

2. 漢武帝拾遺記

此條陳寶琳考云：「〈漢武帝拾遺記〉條，所收內容便包含了《太平廣記》「奢侈一」類下的〈漢武帝〉、「器玩一」類下的〈西毒國〉。」⁴¹趙氏考云：「《西京雜記》卷二；第二則故事（明）徐應秋《玉芝堂談薈·卻火錐》引用，並注出《拾遺記》，查《拾遺記》未見。」（頁265）實則本條應包含五事，陳、趙二氏僅考其一，略補出處如下：

- (1)「漢武帝時，身毒國獻連環羈」以下，出《西京雜記》卷二，又《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三十六奢侈一〈漢武帝〉，注出《西京雜記》。
- (2)「帝一日以金彈彈鳥」以下，《緝柳編》卷下，注出《記事珠》，文字同。
- (3)「時帝事仙靈惟謹」以下，《緝柳編》卷下，注出《奚囊橘柚》，文字同。
- (4)「又有透骨之金」以下，《緝柳編》卷下，注出《道籥》，文字同。⁴²
- (5)「時成武人進上以沙摩掩日之珠」以下，《緝柳編》卷下，注出《異聞志》，文字同。⁴³

除了第1事出自《西京雜記》，第2至5事都出自《緝柳編》，文字幾乎相同，除了換條目的「又」、「時」為編者所增。

3. 明皇雜錄

陳氏所考，馬待封、華清池二事出《太平廣記》，其餘失考。⁴⁴趙素忍所考分列9則，列舉如下：

⁴⁰（明）陶珽編：重編《說郛》（據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宛委山堂刊本），32，頁1上。為有別於張宗祥整理的百卷本，依昌彼得所稱，名為重編《說郛》。

⁴¹陳寶琳：《吳大震《廣豔異編》研究》，頁55。

⁴²以上3則分見〔舊題〕沈應元編：《緝柳編》，卷下〈寶器〉第3則至第5則，頁4上-5上。

⁴³同前註第10則，頁6上。

⁴⁴陳寶琳：《吳大震《廣豔異編》研究》，頁156。

第一則：明周嘉胄《香乘》卷七《碧芬香裘》，注出《明皇雜錄》，文字相同。《唐人說薈》收入而文字略簡，查今傳《明皇雜錄》皆失載。

第二則：《太平廣記》卷二百二十六伎巧二〈馬待封〉，注出《紀聞》，本則似摘編自《太平廣記》，文中所有文字皆見於《太平廣記》，然進行了刪削。

第三則：王敬美《學圃雜疏》，字句略有差異。《花史》、《廣群芳譜》都收錄此事。

第四則：出馮贄《雲仙雜記》卷二〈臨光宴〉，注出《影燈記》，文字相同。

第五則：出馮贄《雲仙雜記》卷二〈范（應作泛）春渠〉，注出《醉仙圖記》；卷五〈三臣酒〉，注出《史諱錄》。並用語句將兩則故事連接為一則。

第六則：出馮贄《雲仙雜記》卷五〈風月常新印宮人臂〉，注出《史諱錄》。張泌《妝樓記·印臂》：「以綢繆記印於臂上，文曰：『風月常新。』印畢，漬以桂紅膏，則水洗色不退。」清代朱象賢《印典》卷五引《妝樓記》稱：「開元初，宮人被進御者曰，印選以綢繆記印于臂上，文曰：『風月常新。』印畢漬以桂紅膏，則水洗不褪。」《廣豔異編》缺少原書及後來引文中都有的『印選』二字，其餘相同。

第七則節選自《明皇雜錄》卷下「玄宗幸華清宮」一句改為「帝于華清宮」。《太平廣記》卷二百三十六奢侈一〈玄宗〉，注出《明皇雜錄》，文字與《明皇雜錄》相同，而多於《廣豔異編》。《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三伎巧三〈華清池〉對其也有所節載，注出《譚賓錄》。

第八則見於《叢書集成初編》本《瀟湘錄》，文字相同。

第九則：《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宮闈典妃嬪部，注出《客退紀談》，陶本《說郛》三一引《客退紀談》。（頁 266-267）

出《太平廣記》2則，與陳氏所考同。第8則《瀟湘錄》源出原本《說郛》卷33，《叢書集成初編》收錄《古今說海》本。第4-6則出自《雲仙雜記》，查核

出於《緝柳編》有 3 則，分別是

第 1 則，《緝柳編》卷下，引《雞籠山避暑錄》。文字同。⁴⁵

第 3 則，《緝柳編》卷下，引《又玄子聞見錄》。⁴⁶

第 9 則，《緝柳編》卷中，引《客退紀談》。⁴⁷

陳氏所考都出於後人轉引，未能詳其本源，可由《緝柳編》補足。

4. 晁采

陳氏所考云：「片段與卷上〈試鶯〉條略同。」⁴⁸ 趙素忍云：「舊題（元）伊世珍輯《瑯嬛記》卷中，注出《本傳》。《續豔異編》卷四《晁采外傳》。《情史》卷三情私類〈晁采〉，以采歸茂結尾，較《廣豔異編》少結尾『本篇仿《賈子說林》中陳豐故事的猜測』。《全唐詩》卷八百收晁采詩出於此。」（頁 267）不過，〈晁采〉一事不僅雜采《瑯嬛記》試鶯事，實合併《緝柳編》所錄晁采諸事所錄，說詳第四節。

5. 薛稷

此篇陳寶琳無考，趙考指出：「《續豔異編》卷十九〈薛稷〉。《情史》卷二十三情通類〈夫婦花〉。《奩史》卷九十二，注出《山樵暇語》。《廣群芳譜》收人此篇注出《集異記》。《太平廣記》未見，此篇未見早先出處或是明人偽造。」（頁 299-300）今查《緝柳編》卷下〈花木〉出《又玄子聞見錄》，《緝柳編》文字長於〈薛稷〉條，僅至「謂二花爲夫婦花。」此下又有「人家納采，必以羅錦絨、縷金銀絲製此花」一段，末云：「余長見家君與徐舜元談水仙故事，笑戲疏之，一字不差。」⁴⁹ 口吻似原作者記往事。不過，人與書皆無可稽考，或亦出於偽造。

綜合上述所論，根據《緝柳編》的資料，還可以補充《廣豔異編》8 則資料

⁴⁵ [舊題] 沈應元編：《緝柳編》，卷下〈服食〉第 4 則，頁 2 上。

⁴⁶ 同前註，卷下〈花木〉第 11 則，頁 11 下-12 上。

⁴⁷ 同前註，卷中〈人事〉第 28 則，頁 13 上。

⁴⁸ 陳寶琳：《吳大震《廣豔異編》研究》，頁 67。

⁴⁹ [舊題] 沈應元編：《緝柳編》，卷下〈花木〉第 11 則，頁 10 上-12 上。

的來源，其中〈溝上老人〉、〈玄妙洞天記〉、〈王仲通〉3則是陳、趙二氏都未考出來源的資料，另外，亦有考出來源但內容不完整的4則資料，其中〈漢武帝拾遺記〉、〈明皇雜錄〉都是雜收多種來源的條目，經此調查可以更完整的了解《廣豔異編》的編纂內涵。

四、斷片綴合式的傳奇文：〈晁采外傳〉的組成

關於吳大震《廣豔異編》編纂手法，陳寶琳已有所討論。在篇名上「以故事主要角色為題」，因此原書若以人名名篇，則增刪一二字，若以主題名篇則改動為主要角色。在內容上，據書直錄、小規模改動（刪去故事傳述來源、原作者評議），另外大規模改寫的部分曾舉出〈投桃錄〉、〈寶環記〉、〈玉虛洞記〉等篇為例。也有併合多條為一，如〈賈耽〉、〈周成王〉、〈漢武帝拾遺記〉。⁵⁰不過，〈投桃錄〉可能出自《鴛渚志餘雪窗談異》有目無文的佚篇，〈漢武帝拾遺記〉的討論上未找到《緝柳編》的直接來源，在資料不完備的情況下，比對改寫的部分難免存在誤差。

《廣豔異編》所收明代傳奇文，有一部分出自於《瑯嬛記》、《緝柳編》。⁵¹根據趙素忍的考證，《廣豔異編》有幾篇資料來源於《瑯嬛記》，集中在卷8「幽期部」〈晁采外傳〉、〈紫竹小傳〉、〈姚月華小傳〉。〈紫竹小傳〉、〈姚月華小傳〉兩篇在《瑯嬛記》中分割成多則散錄。但〈晁采外傳〉不同，《瑯嬛記》並未出現晁采與文茂之名，而在與《瑯嬛記》重疊的片段中，吸收了黃觀與喬子曠、舒襟、陳豐與葛勃、宋遷與試鶯、張叔良與姜窈窕等不同人

⁵⁰ 陳寶琳：《吳大震《廣豔異編》研究》，頁46-55。

⁵¹ 薛洪勳、王汝梅主編：《明清傳奇小說集：稀見珍本》（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收錄佚名〈姚月華小傳〉、〈紫竹小傳〉、〈晁采外傳〉三篇，另外在《瑯嬛記》下收錄〈楊玉環〉、〈試鶯〉、〈姜窈窕傳〉，《瑯嬛記》所錄三篇乃彙集諸事，並未綴合成一篇完整的文章；程毅中編：《古體小說鈔·明代卷》（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收錄了〈晁采外傳〉一篇。

物的故事。⁵² 由於三篇傳奇文的風格相近，資料來源又與《瑯嬛記》相關，薛洪勳曾經懷疑三篇都出於《瑯嬛記》作者之手。⁵³ 兩者資料的互見之下，將牽涉到究竟是《廣豔異編》組合了《瑯嬛記》的內容，還是《瑯嬛記》打散了3篇傳奇文。

在趙素忍論證中，已知《瑯嬛記》見諸《趙定宇書目》著錄成書較早，但根據《廣豔異編》編纂體例，在收錄其他篇目時較少改動文句，從而判斷《瑯嬛記》「其成書來源是割裂分散某些小說而成，至於出處多為作者所偽造」，但還留下一些疑惑是這三篇傳奇文不見史料來源，沒有作者卻風格相近，可能出於同一個作者的作品。⁵⁴ 上述疑問如果參照《緝柳編》，或許可得到進一步解答。以下就〈晁采外傳〉的資料來源與編纂手法分述之。

(一) 〈晁采外傳〉的資料來源

由於趙氏在表 5-4 曾將《廣豔異編》與《瑯嬛記》內文進行比較，由於內文甚長，若全文徵引較為瑣碎，因此，以下利用表格針對資料來源比較說明：

表四 〈晁采外傳〉來源資料比對表

	《廣豔異編》〈晁采外傳〉	資料來源補說
1.	大曆中，有晁采者，小字試鶯，女子中之有文而能言者也。	【補說】《緝柳編》卷中〈人事〉引《內觀日疏》，闕「小字試鶯」四字。
2.	與母獨居，深嫺翰墨，豐姿豔體，映帶一時。有尼常出入其家，言采美麗，為天下冠。不施丹鉛，而眉目如畫；不佩芳芷，而體恒有香；不簪珠翠，而鬢鬢自治。嘗見其夏月著單衫子，右手攀竹枝，左手持蘭花扇，按膝上，注目水中游魚，低諷竹枝小詞，若黃鶯學囀，真神僊中人也。	【補說】《緝柳編》卷中〈人事〉引《本傳》。文自「有一尼常出入晁采家，言晁采美麗為天下冠。」起，以下文字同。

⁵² 趙素忍著：《《豔異編》及其續書研究》，頁 122-132。

⁵³ 薛洪勳、王汝梅主編：《明清傳奇小說集：稀見珍本》，頁 110。該條為薛洪勳主筆。

⁵⁴ 趙素忍著：《《豔異編》及其續書研究》，頁 135-138。

	《廣豔異編》〈晁采外傳〉	資料來源補說
3.	性愛看雲，其光[應作尤]愛者，赤黑色也。故其室名曰：「窺雲室」，其館名曰「期雲館」。	【補說】《緝柳編》卷上〈宮室〉引《內觀日疏》，又見重編《說郛》卷三十一引《內觀日疏》第3則。文字相同。
4.	一日，蘭花始發，其母命目之。采即應聲曰：「隱於谷裏，顯於澧潯；貴比於白玉，重匹於黃金；既入燕姬之夢，還鳴宋玉之琴。」其敏慧若此。	【補說】《緝柳編》卷上〈花木〉引《內觀日疏》，又見重編《說郛》卷三十一《內觀日疏》第7則。文字相同。
5.	少與鄰生文茂筆筭周旋，每自誓言，當為伉儷。及長而散去，猶時時托侍女通殷勤。茂嘗春日寄以詩曰……	【趙考】改寫自《瑯嬛記》卷中〈解小黃女子詩〉引《林下詩談》。「小黃女子名觀，失其姓，與書生喬子曠筆札周旋。喬子曠博學，能文詞，寄觀詩多不可解者。余偶覽雜書，識其一二」以下收詩四首，文字同。
6.	采得詩，因遣侍兒以青蓮子十枚寄茂，且曰：「吾憐子也」。茂曰：「何以不去心？」侍者曰：「正欲使君知其心苦耳。」	【趙考】改寫自《瑯嬛記》卷上〈蓮心內苦〉引《謝氏詩源》，云：漢有女子舒襟，為人聰慧，事事有意，與元群通。嘗寄群以蓮子曰：「吾憐子也。」群曰：「何以不去心？」使婢答曰：「正欲汝知心內苦。」
7.	茂持啖未竟，墜一子於盆水中。有喜鵲過，惡汗其上，茂遂棄之。明蚤，有並蒂花開於水面，如梅英大。茂因喜曰：「吾事濟矣。」取置几頭，數日始謝，房亦漸長。剖之各得實五枚，如所來數。茂即書其異，托侍女以報采。采持閱大喜，曰：「並蒂之諧此其徵矣。」	【趙考】改寫自《瑯嬛記》卷下〈雙蓮節〉引《賈子說林》，云：陳豐與葛勃屢通音問，而歡會未由。七月七日，豐以青蓮子十枚寄勃，勃啖未竟，墜一子於盆水中，有喜鵲過，惡汗其上，勃遂棄之。明早有並蒂花開於水面，如梅花大。勃喜曰：「吾事濟矣。」取置几頭，數日始謝，房亦漸長，剖之，各得實五枚，如豐來數。即書其異以報豐，自此鄉人改雙星節為「雙蓮節」。
8.	因以朝鮮繭紙作鯉魚函，兩面俱畫鱗甲，腹下令可以藏書，遂寄茂以詩，曰：「花箋製葉寄郎邊，的的尋魚為妾傳。並蒂已看靈鵲報，情郎早覓買花船。」	【趙考】改寫自《瑯嬛記》卷上〈魚函書〉引《玄菟堂詩語》，詩末二句不同，云：試鶯以朝鮮厚繭紙作鯉魚函，兩面俱畫鱗甲，腹下令可以藏書，此古人尺素結魚之遺制也。試鶯以此遺遷，嘗有詩

	《廣豔異編》〈晁采外傳〉	資料來源補說
		云：「花牋製葉寄郎邊，江上尋魚爲妾傳。郎處斜陽三五樹，路中莫近釣翁船。」貞觀中事也。
9.	荏苒至秋，屢通音問，而歡好無由，偶值其母，有姻席之行。采即遣人報茂，茂喜極，乘月至門，遂酬夙願焉。晨起整衣，兩不忍別。采因自剪鬢髮，持以贈茂，且曰：「好藏青鬢，早締白頭也。」茂歸，藏於枕畔。蘭香芳烈，馥馥動人，因以詩寄之，曰：「几上金猊靜不焚，匡床愁臥對斜曛。犀梳金鏡人何處，半枕蘭香空綠雲。」	【趙考】改寫自《瑯嬛記》卷上〈張叔良寄詩〉引《本傳》，云：張叔良字房卿，大曆中與姜窈窕相悅。姜贈以鬢髮，藏於枕旁，蘭膏芳烈，因寄以詩云：「几上博山靜不焚，匡牀愁臥對斜曛。犀梳寶鏡人何處，半枕蘭香空綠雲。」
10.	綢繆之後，又復無機可乘。時值杪秋，金風淅栗。采無聊之極，因遣侍兒以詩寄茂，曰：「珍簟生涼夜漏餘，夢中恍惚覺來初。魂離不得空成病，面見無由浪寄書。窗外江村鐘響絕，枕邊梧葉雨聲疏。此時最是思君處，腸斷寒猿定不如。」茂答曰：「忽見西風起洞房，盧家何處鬱金香。文君未奔先成渴，顓頊初逢已自傷。懷夢欲尋愁落葉，忘憂將種恐飛霜。惟應分付青天月，共聽牀頭漏漸長。」	【趙考】改寫自《瑯嬛記》卷上〈灌梅和詩〉引《本傳》，云：灌氏〈秋日寄梅璋〉詩曰：「珍簟生涼夜漏餘，夢中恍惚覺來初。魂離不得空成病，面見無由浪寄書。窗外江村鐘響絕，枕邊梧葉雨聲疏。此時最是思君處，腸斷寒猿定不如。」梅答云：「忽見西風起洞房，盧家何處鬱金香。文君未奔先成渴，顓頊初逢已自傷。懷夢欲尋愁落葉，忘憂將種恐飛霜。惟應分付青天月，共聽牀頭漏漸長。」
11.	自茲以後，間闊彌深，采抱鬱中懷，遂凋素質。母察其異，苦詢侍兒，侍兒因微露其情。母歎曰：「才子佳人，自應有此。然古多不偶，吾今當爲成之。」因托斧柯，以采歸茂。定情之夕，更鬯幽懷，若比目之逝青波，文禽之遊綠水也。如此經年，並肩倚膝。試期逼迫，茂欲買棹長安。將行，茂因問曰：「吾舍汝而遠行，天涯俄頃，得無悲乎？」晁采慘然動容，曰：「君豈知也。竊聞分手，那禦傷心。江上斜陽，政當春日；峽中行雨，已阻朝雲。況蘭葉之當辭，屬文無之將贈。望長亭而跳脫緩，對離觴而腰綵寬。撫鴛枕于連宵，預湔粉淚，望魚書于他日，寧事蘭膏。幸踐刀環之期，毋貽機錦之怨。」又口占詩曰：「詩[應作夫]君遠別妾心愁，踏翠江邊送畫舟。欲待相看遲此別，只	【補說】「試期逼迫」以下，改寫自《緝柳編》卷中〈人事〉引《內觀日疏》，云：春日送其夫之長安，將行，其夫問曰：「吾舍汝而遠行，天涯俄頃，得無悲乎？」晁采慘然動容曰：「君豈知也。竊聞分手，那禦傷心。江上斜陽，政當春日；峽中行雨，已阻朝雲。況蘭葉之當辭，屬文無之將贈。望長亭而跳脫緩，對離觴而腰綵寬。撫鴛枕于連宵，預湔粉淚，望魚書于他日，寧事蘭膏。幸踐刀環之期，毋貽機錦之怨。」又口占詩曰：「詩[應作夫]君遠別妾心愁，踏翠江邊送畫舟。欲待相看遲此別，只

	《廣豔異編》〈晁采外傳〉	資料來源補說
	連宵，預湔粉淚，望魚書於他日，寧事蘭膏；幸踐刀環之期，毋貽機錦之怨。」又口占詩曰：「夫君遠別妾心愁，踏翠江邊送畫舟。欲待相看遲此別，只愁紅日向西流。」	愁紅日向西流。」
12.	采家畜一白鶴，名素素。一日雨中，忽憶其夫，試謂鶴曰：「昔王母青鸞、紹蘭、紫燕皆能寄書達遠，汝獨不能乎？」鶴延頸向采，若受命狀。采即援筆直書二絕，繫於其足，竟致其夫。詩曰：「窗前細雨日啾啾，妾在閨中獨自愁。何事玉郎久離別，忘憂總對豈忘憂。」又曰：「春風送雨過窗東，忽憶良人在客中。安得妾身今似雨，也隨風去與郎同。」	【補說】《緝柳編》卷下〈拾遺雜事〉引《內觀日疏》，又見重編《說郛》卷三十一《內觀日疏》第八則，云：晁采家畜一白鶴，名素素，一日雨中，忽憶其夫，試謂鶴曰：「昔王母青鸞、紹蘭、紫燕皆能寄書達遠，汝獨不能乎？」鶴延頸向采，若受命狀。采即援筆直書二，繫於其足，竟致其夫，尋即歸矣。詩曰：「窗前細雨日啾啾，妾在閨中獨自愁。何事王郎久離別，忘憂總對豈忘憂。」又曰：「春風送雨過窗東，忽憶良人在客中。安得妾身今似雨，也隨風去與郎同。」
13.	采痛夫遠離，解足下青絲白雲履一鞞，寄之曰：「如妾踵君而行也。」履下實木，出於采手，極為精巧。至京，遇博物君子，窺見之曰：「此謂白雲青舄，王母御之會穆王於赤水之上者也。」故中國傳其制，天子赤舄。凡舄色皆象裳。婦人之舄，飾以白雲，口綴雙珠。越兩月，茂得雋歸，試問采曰：「此履於古有制乎？」對曰：「此西王母御以降赤水者。」茂因益敬重焉。	【補說】《緝柳編》卷下〈服食〉引《內觀日疏》，云：晁采痛夫遠行，解足下青絲白雲履一鞞，贈之曰：「如妾踵君而行也。」履下置木，出于采手，極為精巧。至京遇博物君子窺見之，曰：「此謂白雲音舄，王母御之會穆王于赤水之上者也。」故中國傳其制，天子赤舄，凡舄色皆象裳，婦人之舄飾以白雲，口綴雙珠。越兩月歸，試問采曰：「此履于古有制乎？」對曰：「此西王母御以降赤水。」其夫益敬重焉。
14.	一日，偶病消渴，生贈以武夷茶一函。采謝曰：「猥辱來貺，不惟損疾，勉我良深。第岍本不移，豈能止舟行之惑；日仍有度，寧可解雲駛之疑。請諷匪石之言，永結斷金之好。睹物心悲，力書不盡。」生以書示所知，都不解其指。一客在旁曰：「茶名『不遷』，意在勉	【補說】《緝柳編》卷下〈花木〉引《內觀日疏》云：晁采偶病消渴，生贈以武夷茶一函，采謝曰：「猥辱來貺，不惟損疾。勉我良深。第岍本不移，豈能止舟行之惑；日仍有度，寧可解雲駛之疑。請諷匪石之言，永結斷金之好。觀物心悲，力書不

	《廣豔異編》〈晁采外傳〉	資料來源補說
	其一志，故有此答耳。」其博物皆類此。	盡。」生以書示所知，都不解其指。一客在旁曰：「茶名『不遷』，意在勉其一志，故有此答。」凡樹木皆可遷徙，獨茶止一處，見花木考。
15.	采與茂賡和甚多，而其最豔者，〈子夜歌〉十八首，因附於後云： （以下引錄 18 首詩，所錄分別對應於《緝柳編》2、4、5、7、10-12、14、16-19、22、26、28、30、31、33）	【補說】《緝柳編》卷中〈人事〉引《屬龍觀退居錄》，云： 子夜歌自序曰：「無瑕，余細君也。嘗製吳歌贈余，美麗宛轉，世無其匹。余恒愧弗逮。自遊官長安，不克與偕，旅舍蕭然，無可語者。因追惟曩事為歌寄之。誰曰示我懷思之情，亦欲棄敝屣而得珠玉也。」（以下引錄 34 首詩）

陳寶琳的考察中雖然發現它可能暗用了《瑯嬛記》「試鶯」的故事，但對於相關細節討論尚不具體。而趙素忍所考，主要利用的是《瑯嬛記》，集中在序號 5 至 10 等 6 個段落，其餘 1 至 4、11 至 15 等 9 個段落都出自於《緝柳編》。

由於《瑯嬛記》並未記錄晁采事，大多數是假借他人之事綴合而來。而〈晁采外傳〉開頭「有晁采者，小字試鶯」又將晁采與試鶯合併為一人。試鶯事主要與宋遷成對，在《瑯嬛記》中載有 8 事，而〈晁采外傳〉綴合時僅取第 8 則。晁采事，《緝柳編》引錄 9 則，大多數都被〈晁采外傳〉收錄其中。除了第 15 段落並非取自晁采事，其餘出自《緝柳編》的 8 則，文字悉依《緝柳編》所引，說明〈晁采外傳〉是以《緝柳編》的晁采故事為基礎，再雜綴《瑯嬛記》的 6 則故事，並附加上第 15 段「無暇」事，以夫妻相戀離合悲歡為主情節線，附加各種詩歌唱和，這種附加許多詩歌的創作型態，類似於明代的中篇傳奇文。

（二）〈晁采外傳〉的編纂手法

趙素忍指出〈晁采外傳〉的編纂手法，和〈紫竹小傳〉、〈姚月華小傳〉不同，因為這兩人的主要事跡都收載在《瑯嬛記》之中，將散見在各處的條目加以綴合就成為完整的故事。但這篇「故事的主人公也不斷的變換姓名」，最後推測

「這篇小說（指〈晁采外傳〉）上，兩書之間是存在源與流或同源關係的。」⁵⁵不過，《草玄雜俎》所錄《雲仙雜記》、《瑯嬛記》、《誠齋雜記》，被羅寧認為是「偽典」，其徵引諸書大多無可考來源。⁵⁶《緝柳編》也屬於相同性質的作品，只是加上分類編排。所徵引書多屬該書獨有，不見著錄與其他來源，出自編者偽造的可能性較高。

就成書先後與徵引情況看來，《廣豔異編》明顯採錄了《瑯嬛記》、《緝柳編》的內容，根據「表三」所錄，《廣豔異編》取用《緝柳編》就有 8 則，也正說明吳大震如果在編纂《廣豔異編》時，從其他來源收錄了 3 篇傳奇文，必然也會發現《瑯嬛記》、《緝柳編》所錄內容與 3 篇不合，特別是〈晁采外傳〉還進行人物改換、移花接木的處理，吳大震作為編者應該可看出其中矛盾之處。

〈晁采外傳〉的撰成可能出於一種例外情況，是以《緝柳編》晁采故事為本，綴合了《瑯嬛記》多條故事，成爲一種拼貼式的傳奇文。在《廣豔異編》的凡例曾指出「蓋聞萬流攝於一流，離則不得不合。一月標爲萬月，合則不得不離。是以彼所散而成章，此或爲同纏之璧；昔所聚而成體，今或爲分曜之珠。」⁵⁷即所謂離合體例，或將零散者匯成一篇，或將完整者拆分成數則。在《廣豔異編》他處鮮少可以發現「是以彼所散而成章，此或爲同纏之璧」的例證，但取自《緝柳編》者就可以發現一個顯例，卷七宮掖部〈漢武帝拾遺記〉，就是利用一條《西京雜記》加上四條《緝柳編》內容綴合而成，同卷〈明皇雜錄〉所錄 9 則，一部分趙素忍查無來源，有 3 則出於《緝柳編》，另有 3 則經趙素忍查出於《雲仙雜記》。⁵⁸這些都並不是原先就具有完整的單篇，而是透過漢武、明皇等人物主題相關性加以連綴，只是綴合的時候仍保留分條型態。在此足見《廣豔異編》編纂

⁵⁵ 趙素忍著：《《豔異編》及其續書研究》，頁 132。

⁵⁶ 羅寧指出所謂「偽典小說」，其「偽典」乃是「是指編造、杜撰出來的故事和說法，偽撰者編造的目的一般是為了作詩文典故和代名用，故可稱『偽典』。」這類書的特徵存在引書來源不明、假古人古事以杜撰、類典故之敘述。羅寧：〈明代偽典小說五種初探〉，《明清小說研究》2009 年第 1 期（2009 年 4 月），頁 31-47。

⁵⁷ （明）吳大震編：《廣豔異編》，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第 1267 冊，卷首〈凡例〉。

⁵⁸ 趙素忍著：《《豔異編》及其續書研究》，頁 266-267。

之餘，對於材料拼貼綜合的模式。

加上上述的資料來源比對，可以發現〈晁采外傳〉文字上比起〈紫竹小傳〉、〈姚月華小傳〉加上更多加工。

以下改寫《瑯嬛記》

- 【5】少與鄰生文茂筆筭周旋，每自誓言，當為伉儷。及長而散去，猶時時托侍女通殷勤。(增添背景)(編號對應「表四」段落)
- 【6】采得詩，因遣侍兒以青蓮子十枚寄茂，(刪去背景，替換人物)
- 【7】茂持啖未竟，墜一子于盆水中。(刪去背景，改動主詞)
- 【8】因以朝鮮繭紙作鯉魚函，(改動主詞)
- 【9】荏苒至秋，屢通音問，而歡好無由，偶值其母，有姻席之行。采即遣人報茂，茂喜極，乘月至門，遂酬夙願焉。晨起整衣，兩不忍別。采因自剪鬢髮，持以贈茂，且曰：「好藏青鬢，早締白頭也。」(增添背景，替換人物)
- 【10】綢繆之後，又復無機可乘。時值杪秋，金風淅栗。采無聊之極，因遣侍兒以詩寄茂(增添背景，替換人物)

以下改寫《緝柳編》

- 【11】自此以後，間闊彌深，……試期逼迫，茂欲買棹長安。臨行，茂因問曰(增添背景)
- 【12】采家畜一白鶴，名素素。一日雨中，忽憶其夫，(省略主詞，無更動)
- 【13】采痛夫遠離，解足下青絲白雲履一雙，(省略主詞，無更動)
- 【14】一日，偶病消渴，生贈以武夷茶一函。(省略主詞，無更動)
- 【15】采與茂賡和甚多，而其最豔者，〈子夜歌〉十八首，因附於後云：
(增添背景，替換人物，節選詩作)

〈晁采外傳〉主結構可分為四大塊，第一區塊為第 1-4 段落，主要描述晁采人物性格與特質，涉及家庭生活，互動者有母親和一名女尼。第二區塊為第 5 段到第 10 段，開始加入鄰人文茂，大量改寫《瑯嬛記》其他人物的段落。第三區塊為第 11 段到第 14 段，第 11 段前特別加上了一段述說其母成全二人姻緣，締

結連理，之後為二人婚後生活。主要取用《緝柳編》資料敘述兩地相思，沿用晁采與丈夫互動的段落。第 15 段屬於附帶補充，加入兩人互動留下的詩作，事蹟雖出《緝柳編》但非晁采事蹟。

原來採錄自晁采諸事，文字大多遵照原書，僅在條目接筭處作加工，加工的部份主要是更替代詞。這個現象大概出現在第一區塊與第三區塊。但晁采在《緝柳編》原無文茂其人，只有丈夫而無其名。如第 11、13 段都稱其夫而無名。相對於〈紫竹小傳〉、〈姚月華小傳〉都有一位對應的戀人，從而串聯起相遇、交往的歷程，紫竹對應的是方喬、姚月華對應於楊達，可是晁采的原初條目並無相關細節，《緝柳編》整體引述的段落只有 8 則，相對於紫竹 9 段、姚月華 11 段較為單薄。因此，為了要完足晁采愛情事跡，借用了其他人物的內容，特別是《瑯嬛記》所記的內容。因此一開始的段落，加註了「小字試鶯」四字，這是原文未有的內容。《瑯嬛記》紀載了試鶯與宋遷事 5 則，然而〈晁采外傳〉只有第 8 段取用了試鶯。

由於婚戀交往的設定，產生了文茂的人物腳色，更動了晁采原先故事只有與丈夫兩地相思，因此，這一段完全出於改寫者添加。從第 5 段到第 10 段就主要利用了《瑯嬛記》所錄其他人物進行改寫。在段落銜接的部分，經常就是改寫的段落，中間利用詩文、對話串聯兩人互動。由於取用的來源多是情侶互動，可在不影響人物形象的情況下，只要更動人物或主詞可以順勢移花接木。為了順利挪移段落，經常只是刪去原有的背景，更替人物，作最小範圍的更動。

但偶有出現增添背景的部分，主要涉及的時空轉換。如第 5 段將入了文茂與晁采的交往歷程，第 9 段「晨起整衣，兩不忍別。」的分別場景，第 10 段「綢繆之後，又復無機可乘。」描述時間的推移。在故事中每個事件的銜接需要依賴一條時空線索串聯，在化零為整的情況下，為了有效銜接故事脈絡，必須要清楚交代時空轉換。〈晁采外傳〉的敘述時間，基本上是用順敘的寫法構成。第 5 段落開始主要描述兩人交往幽會，也就是符合類目「幽期」主題的段落。

第 11 段開始，描述兩地相思，取用來源回到《緝柳編》。在第 12 段以下的段落幾乎是改動主詞的最小限度改動，但第 11 段卻增添背景，其母成全二人婚姻事，未見任何來源，是為了後文的婚姻生活提供背景。此下改寫文茂需要赴京

考試，造成兩人分離，改動幅度不大。第 14 段主詞突然又回到了「生」，在前文除了第 5 段介紹文茂用「鄰生」，從未出現用「生」來指代文茂，有可能在原先的敘述中屬於尚未成婚的兩人互動，段落被綴合在兩人分離的情況下。最後的第 15 段，挪移了其他人物的內容，增添兩人賡和作品的背景，所列 18 首詩，僅是原作 34 首選出，作為夫妻相思的背景雖然吻合，但這種編選式的抄錄，很難想像是從〈晁采外傳〉改寫成《緝柳編》的內容，即使是兩者有同源資料，也不容易進行這樣的更動。

由於《瑯嬛記》、《緝柳編》雖然記述諸多故事，但目的是要傳遞名物典故，因此，故事中經常穿插無關於情節推進的名物典實。在〈紫竹小傳〉、〈姚月華小傳〉也出現類似的情況。綜合上述特徵，〈晁采外傳〉是基於《瑯嬛記》、《緝柳編》二書綴合改撰的可能性較高。過往雖然有利用「綴合舊文」、「拼湊成篇」的手法來撰寫傳奇文，如樂史〈楊太真外傳〉，但基本上是綜合正史、稗官二類著作而成，⁶⁹像這樣根據掌故、類書的綴合著作，頗為罕見。相對於〈紫竹小傳〉、〈姚月華小傳〉較忠實於《瑯嬛記》的綴合寫法，尚且符合《廣豔異編》作為編纂書籍的性質，而〈晁采外傳〉的綴合由於重組了與晁采無關的事蹟，可謂是再創造的綴合小說。

五、結論

在處理取材來源前，先處理兩個背景問題，其一是成書年代，目前《廣豔異編》的成書年代，雖然大致取得共識，不過，由於對於《徐氏家藏書目》的年代判斷有差錯，應該重新調整成書年代。由於已利用《榕陰新檢》的資料，應成書在萬曆 34 年（1606）之後，但該書已為《劉氏鴻書》所徵引，因此，萬曆 39 年（1611）為成書之下限。其二，收錄的篇目，因為是否利用到上海圖書館的藏本，導致條目統計的差異，因此，趙素忍的調查至少少了 6 則上圖獨有的資料。

⁶⁹ 參趙修霏：《深覆典雅：北宋敷衍故實傳奇析論》（臺北：學生書局，2016 年），頁 21-36。

取材來源，在陳寶琳、趙素忍的努力下，已經將大多數的來源進行考訂清理，對於此書的編纂來源有更充分的掌握，不過，仍有少數未盡發掘的資料可以加以補充。本文透過陳、趙二氏成果的互補，由趙素忍的成果補足陳寶琳未發現的 7 則資料，再由陳寶琳補足趙素忍未發現的 5 則資料，在以此為基礎補充 12 則來源，讓未明來源的資料，縮減到 30 則。另外，從上述成果也發現一些未查完整的資料，特別是透過《緝柳編》的補充，找到 8 則故事的直接來源，也使《廣豔異編》資料拼合的情況來源更為明朗。

在〈晁采外傳〉這樣的特例中，可以發現《廣豔異編》不只是有〈漢武帝拾遺記〉、〈明皇雜錄〉等以人物為中心彙編資料的情況，還有將零散資料綴合併貼的手法，〈晁采外傳〉不只是利用了《緝柳編》的晁采事蹟，同時摻入了其他人物的事蹟，形成一種不忠實於史料的再創造，致使〈晁采外傳〉可能超出一般文學創作的理解，只是寫作一篇男女愛戀故事，而是《廣豔異編》寓纂於編，改造了原始資料，從而了解到《廣豔異編》在編纂採集的過程中，如何利用離合的體例去處理相關的資料，以補足對《廣豔異編》一書編纂體例的認識。

徵引文獻

一、傳統文獻

- (明)王兆雲：《白醉瑣言》，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5年，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徐應瑞等刻本影印），子部，第248冊。
- (明)王兆雲：《湖海搜奇》，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5年，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徐應瑞等刻本影印），子部，第248冊。
- (明)王兆雲：《漱石閒談》，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5年，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鈔本影印），子部，第248冊。
- (明)王兆雲：《說圃識餘》，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5年，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徐應瑞等刻本影印），子部，第248冊。
- (明)吳大震：《廣豔異編》（據內閣文庫藏明萬曆刊本）。

- (明) 吳大震：《廣豔異編》，收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據明刻本影印），第1267冊，子部，小說家。
- (明) 祁承燦撰，鄭誠整理：《澹生堂藏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 (明) 徐燠編，馬泰來點校本：《徐氏家藏書目》（與《新輯紅雨樓題記》合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 (明) 徐燠編：《徐氏紅雨樓書目》（與《寶文堂書目》合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 (明) 陳衍：《槎上老舌》（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刊本，善本編號01805）。
- (明) 陳衍：《篝燈碎語》（據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庚辰〔13年，1640〕刊本，善本編號07490）。
- (明) 陶珽編：重編《說郛》（據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宛委山堂刊本）。
- (明) 陸采：《虞初志》（據日本內閣文庫萬曆34年黃正位刊本）。
- (明) 薛朝選：《天香樓外史誌異》（據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光緒26年德記書局石印本）。
- (明) 薛朝選：《新編異識資諧》（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刊本）。
- (清) 黃虞稷編，瞿鳳起、潘景鄭整理：《千頃堂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 (清) 褚人穫撰：《堅瓠集》，收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據上海圖書館藏康熙中刊本影印），第1262冊。
- [舊題] 沈膺元編：《緝柳編》（據內閣文庫藏抄本，請求番號：308-0197）。

二、近人論著

(一) 專書

- 任明華：《《豔異編》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24年）。
- 孫楷第：《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收於《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外二種）（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陳國軍：《明代志怪傳奇小說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

陳國軍：《明代志怪傳奇小說敘錄》（北京：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2015年）。

程毅中編：《古體小說鈔·明代卷》（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趙修霈：《深覆典雅：北宋敷衍故實傳奇析論》（臺北：學生書局，2016年）。

趙素忍著：《〈豔異編〉及其續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

薛洪勳、王汝梅主編：《明清傳奇小說集：稀見珍本》（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編委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015年）。

（二）期刊論文

任明華：〈《廣豔異編》的成書時間及其與《續豔異編》的關係〉，《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5卷第5期（2006年6月），頁64-67。

張春紅：〈稀見文言小說集《緝柳編》考辨〉，《西藏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9卷第5期（2018年9月），頁135-141。

趙素忍、張曉欣：〈《廣豔異編》成書時間新考〉，《傳媒與藝術研究》2018年第1輯（2018年8月），頁52-57。

賴信宏：〈萬曆年間叢書《草玄雜俎》考論〉，《國文學報》第77期（2025年6月），頁37-72。（DOI：10.6239/BOC.202506_(77).02）

羅寧：〈明代偽典小說五種初探〉，《明清小說研究》2009年第1期（2009年4月），頁31-47。

（三）學位論文

陳寶琳：《吳大震〈廣豔異編〉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7年6月）。

**A Supplementary Study on the Sources
of *Guang Yan Yi Bian*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Ming Fiction *Chao Cai Waizhuan***

Lai, Sin-hu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major existing studies on the sources of *Guang Yanyi Bian*, compiled by Wu Da-zhen, are Chen Bao-lin's *A Research of Guang Yan Yi Bian* by Wu Da-Zhen and Zhao Su-ren's *A Study of Yanyi Bian and Its Continuations*. Among these, Chen Bao-lin utilized the Shanghai Library edition to fill in missing or miscopied entries, and, by comparing cross-references among sources, carefully assessed the possible origins of each story. His research is highly detailed, yet regrettably, he did not mark the sources for every single entry, leaving the overall picture of the work's textual origins somewhat incomplete. Zhao Su-ren's 'Appendix II: The Sources of the Stories in *Guang Yanyi Bian*' lists the provenance of each tale in detail, but does not appear to have consulted Chen Bao-lin's study, resulting in certain inconsistencies where one identifies sources overlooked by the other. This is rather unfortunate. Building on these two scholars' research, this paper seeks to provide supplementary observations by identifying additional sources not covered by them, and by locating relevant materials in *Jiliu Bian*. On this basis, it further examines the origins of the tale *Chao Cai Waizhuan* and highlights the distinctive method of textual recombination found in

Guang Yanyi Bian.

Keywords: Wu Da-zhen, *Guang Yan Yi Bian*, textual sources, *Jiliu Bian*, *Chao Cai Waizhuan*

